

● 《人文纵览》丛书



四十自述

海胡
星适
编著
海天出版社

四十自述

胡适著

海星编

海天出版社

中国·深圳

粤新登字 10 号

责任编辑：王素梅

装帧设计：陈士修

四十自述

胡适著 海星编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印刷厂印刷

(中国·深圳) (杭州浙江大学内)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875

插页 2 字数 10 万 印数 1—10000

1992 年 12 月第 1 版 199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542-527-2/G · 107 定价：4.10 元

“人文纵览”编辑旨趣

中国现代文艺复兴发动于“五四”前后，其后一二十年间，文艺、学术均有建树，当中情形大略为世人所知。读书界晚近推重的现代名家散文，无疑是那一时期文坛显绩之一。如今看来，此类著作不仅依然具有文学价值，且还包含生动的人文掌故和历史消息。

我们创设这套文丛，着眼于一种实际的文化氛围，旨在系统地介绍现代作家、学者撰笔的各类散文代表作品。从而通过这一侧面，检视“五四”以来中国文化进程中若干成就与局限。出于上述考虑，我们在选择书目时，并未就文化倾向求其一律。其中某些作品虽具一定地位，或未免有所偏失。所以，读书界在“拿来”的同时，亦须以审慎的眼光对待之。这是我们看待一切以往时代的文化遗产应有的态度。文丛所取著作，大致包括随笔、小品文、日记、书信、演讲、回忆录等多种文体形式。

前 言

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也许再也没有比胡适更复杂的人物了。他是现代中国最早的启蒙思想家之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人物。1915年，胡适在留美求学时期，就积极倡导文学革命。他率先提出“文学革命八条件”，提倡白话文，尝试作新诗，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当时，他被誉为“文学革命之盛业，得贤者（胡适）首举义旗之急先锋”^①。鲁迅明确指出：“要恢复这多年无声的中国，是不容易的……首先来尝试这工作的是……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学革命。”^②毛泽东在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时也说，当时“我特别喜欢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梁启超和康有为做了我的崇拜人物”。^③这个新文化运动中的风云人物，不久却因主张“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提倡“整理国故”而引起左翼知识分子的不满。到了30年代，一直处在向往学术自由和追求政治功利的夹缝中的胡适，在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和封建正统观念的影响下，开始放弃早年曾极力主张的对现实的“批判精神”^④ 和“二十年不

① 钱玄同：1917年7月21日致胡适。

② 鲁迅：《三闲集·无声的中国》。

③ 转引自斯诺《西行漫记》。

④ 胡适：《先秦文学史》。

谈政治的”^①决心，努力做一个“政府的诤友”，逐渐步入国民党政治生涯，完成了一生的悲剧性转折。尽管这名政府的“过河卒子”有时不失为一个爱国者，在任驻美大使期间为抗日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最后还是不可避免地沦为一名特殊的“战犯”。他的学术生涯，也显然没有前期那么辉煌。格里德在《胡适与中国文艺复兴》一书中写道：“如果说，在他生命结束的时候，胡适是一个令人失望的人物，只能自负地炫耀标榜在早先那个顺心吉祥的时代所取得的名声，那么我认为，他本人也已彻底失望了。在以前那个时代和环境中他说过的话大部分都是富于洞察力的、有重大价值的，甚至他以一种平淡的方式所说的话也是充满勇气的。”综观胡适的一生，他的功过是非都是非常突出的。胡适死后，台湾当局曾选一副对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除去溢美之词，这副挽联倒是对胡适一生的形象概括。他的悲剧性的生活道路和思想历程，在某些方面无疑反映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两难处境和矛盾心理。他的学术文化思想的影响，将是持久的。

《四十自述》是胡适的自传，写于 1930 年，主要记叙他的父母和自己从出生到 19 岁考取官费出洋留学的生活经历。前六篇从《新月》杂志第三卷第一号上陆

①胡适：《我的歧路》。

续连载，1933年9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一文则是在1933年12月3日补写，曾在《东方杂志》第三十一卷第一号上刊出，后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1954年，《四十自述》六篇加上《逼上梁山》一篇，仍名为《四十自述》，由台北六艺出版社出版，1959年转由台北远东图书公司出版。1985年，在胡适诞辰95周年之际，《四十自述》附上胡适父亲胡铁花先生年谱等文，由台湾远流出版公司重新排印出版。此次编者受深圳海天出版社之嘱，将《四十自述》介绍在大陆重新出版，相信能为人们认识胡适提供一份有益的资料。

海 星
1991年12月

自序

我在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不幸的很，这班老辈朋友虽然都答应了，终不肯下笔。最可悲的一个例子是林长民先生，他答应了写他的五十自述作他五十岁生日的纪念；到了生日那一天，他对我说：“适之，今年实在太忙了，自述写不成了；明年生日我一定补写出来。”不幸他庆祝了五十岁的生日之后，不上半年，他就死在郭松龄的战役里，他那富于浪漫意味的一生就成了一部人间永不能读的逸书了！

梁启超先生也曾同样的允许我。他自信他的体力精力都很强，所以他不肯开始写他的自传。谁也不料那样一位生龙活虎一般的中年作家只活了五十五岁！虽然他的信札和诗文留下了绝多的传记材料，但谁能有他那样“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来写他那五十五年最关重要又最有趣味的生活呢！中国近世历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就都因此受了一桩无法补救的绝大损失了。

我有一次见着梁士诒先生，我很诚恳的劝他写一部自叙，因为我知道他在中国政治史与财政史上都曾扮演过很重要的角色，所以我希望他替将来的史家留

下一点史料。我也知道他写的自传也许是要替他自己洗刷他的罪过；但这是不妨事的，有训练的史家自有防弊的方法；最要紧的是要他自己写他心理上的动机，黑幕里的线索，和他站在特殊地位的观察。前两个月，我读了梁士诒先生的讣告，他的自叙或年谱大概也就成了我的梦想了。

此外，我还劝告过蔡元培先生、张元济先生、高梦旦先生、陈独秀先生、熊希龄先生、叶景葵先生。我盼望他们都不要叫我失望。

前几年，我的一位女朋友忽然发愤写了一部六七万字的自传，我读了很感动，认为中国妇女的自传文学的破天荒的写实创作。但不幸她在一种精神病态中把这部稿本全烧了。当初她每写成一篇寄给我看时，我因为尊重她的意思，不曾替她留一个副本，至今引为憾事。

我的《四十自述》，只是我的“传记热”的一个小小的表现。这四十年的生活可分作三个阶段，留学以前为一段，留学的七年（1910—1917）为一段，归国以后（1917—1931）为一段。我本想一气写成，但因为种种打断，只写成了这第一段的六章。现在我又出国去了，归期还不能确定，所以我接受了亚东图书馆的朋友们的劝告，先印行这几章。这几章都先在《新月月刊》上发表过，现在我都从头校改过，事实上的小错误和文字上的疏忽，都改正了。我的朋友周作人先生，葛祖兰先生，和族叔董人先生，都曾矫正我的错误，都是我最感谢的。

关于这书的体例，我要声明一点。我本想从这四十年中挑出十来个比较有趣味的题目，用每个题目来写一篇小说式的文字，略如第一篇写我的父母的结婚。这个计划曾经得死友徐志摩的热烈的赞许，我自己也很高兴，因为这个方法是自传文学上的一条新路子，并且可以让我（遇必要时）用假的人名地名描写一些太亲切的情绪方面的生活。但我究竟是一个受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的人，写完了第一篇，写到了自己的幼年生活，就不知不觉的抛弃了小说的体裁，回到了谨严的历史叙述的老路上去了。这一变颇使志摩失望，但他读了那写家庭和乡村教育的一章，也曾表示赞许；还有许多朋友写信来说这一章比前一章更动人。从此以后，我就爽性这样写下去了。因为第一章只是用小说体追写一个传说，其中写那“太子会”颇有用想象补充的部分，虽经董人叔来信指出，我也不去更动了。但因为传闻究竟与我自己的亲见亲闻有别，所以我把这一章提出，称为“序幕”。

我的这部《自述》至今没写完。但这几年之中，国内出版了好几部很可读的壮年作家自传。自传的风气似乎已开了。我很盼望我们这几个三四十岁的人的自传的出世可以引起一班老年朋友的兴趣，可以使我们的文学里添出无数的可读而又可信的传记来。我们抛出几块砖瓦，只是希望能引出许多块美玉宝石来；我们赤裸裸的叙述我们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为的是希望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

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

胡 适

三二·六·二七 在太平洋上

目 录

前 言	海星
自 序.....	1
序幕 我的母亲的订婚.....	1
一 九年的家乡教育	15
二 从拜神到无神	34
三 在上海(一)	45
四 在上海(二)	59
五 我怎样到外国去	77
附录 逼上梁山	94
——文学革命的开始	
附编 胡适年谱.....	128

1937年春，余秋雨在安徽徽州黟县中学教书时有感而作。原刊于《祖国》杂志，1937年第1期。

序幕 我的母亲的订婚

我从不妄议别人的私事，但这次“订婚”却使我不能不提一下，因为这和我母亲的订婚是同一天，而且所订之人也是她所爱的人，所以我就忍不住了。我母亲的订婚，就

说来，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那时我母亲还埋怨着，太子会^①是我们家乡秋天最热闹的神会，但这一年的太子会却使许多人失望。

神伞一队过去了。都不过是本村各家的绫伞，没有什么新鲜花样。去年大家都说，恒有绸缎庄预备了一顶珍珠伞。因为怕三先生说话，故今年他家不敢拿出来。

昆腔今年有四队，总算不寂寞。昆腔子弟都穿着“半截长衫”，上身是白竹布，下半身是湖色杭绸。每人的小手指上挂着湘妃竹柄的小纨扇，吹唱时纨扇垂在笙笛下面摇摆着。

扮戏今年有六出，都是“正戏”，没有一出花旦戏。这也是三先生的主意。后村的子弟本来要扮一出翠屏山，也因为怕三先生说话，改了长坂坡。其实七月的日光底下，甘糜二夫人脸上的粉已被汗洗光了，就有潘巧云也不会怎样特别出色。不过看会的人的心里总觉得

① 太子会是皖南很普遍的神会；据说太子神是唐朝安史之乱时驻守江淮的张巡许远，何以称“太子”，至今没有满意的解释。

后村很漂亮的小棟没有扮潘巧云的机会，只扮作了糜夫人，未免太可惜了。

今年最扫兴的是没有扮戏的“抬阁”。后村的人早就练好了两架“抬阁”，一架是龙虎斗，一架是小上坟。不料三先生今年回家过会场，他说抬阁太高了，小孩子热天受不了暑气，万一跌下来，不是小事体。他极力阻止，抬阁就扮不成了。

粗乐和昆腔一队一队的过去了。扮戏一出一出的过去了。接着便是太子的神轿。路旁的观众带着小孩的，都喊道，“拜呵！拜呵！”许多穿着白地蓝花布褂的男女小孩都合掌拜揖。

神轿的后面便是拜香的人！有的穿着夏布长衫，捧着柱香；有的穿着短衣，拿着香炉挂，炉里烧着檀香。还有一些许愿更重的，今天来“吊香”还愿；他们上身穿着白布褂，扎着朱青布裙，远望去不容易分别男女。他们把香炉吊在铜钩上，把钩子钩在手腕肉里，涂上香灰，便可不流血。今年吊香的人很多，有的只吊在左手腕上，有的双手都吊；有的只吊一个小香炉，有的一只手腕上吊着两个香炉。他们都是虔诚还愿的人，悬着挂香炉的手腕，跟着神轿走多少里路，虽然有自家人跟着打扇，但也有半途中了暑热走不动的。

冯顺弟搀着她的兄弟，跟着她的姑妈，站在路边石凳上看会。她今年十四岁了，家在十里外的中屯，有个姑妈嫁在上庄，今年轮着上庄做会，故她的姑丈家接她

姊弟来看会。

她是个农家女子，从贫苦的经验里得着不少的知识，故虽是十四岁的女孩儿，却很有成人的见识。她站在路旁听着旁人批评今年的神会，句句总带着三先生。“三先生今年在家过会，可把会弄糟了。”“可不是呢？抬阁也没有了。”“三先生还没有到家，八都的鸦片烟馆都关门了，赌场也都不敢开了。七月会场上没有赌场，又没有烟灯，这是多年没有的事。”

看会的人，你一句，他一句，顺弟都听在心里。她心想，三先生必是一个了不得的人，能叫赌场烟馆不敢开门。

会过完了，大家纷纷散了。忽然她听见有人低声说，“三先生来了！”她抬起头来，只见路上的人都纷纷让开一条路；只听见许多人都叫“三先生”。

前面走来了两个人。一个高大的中年人，面容紫黑，有点短须，两眼有威光，令人不敢正眼看他；他穿着兰布大袖短衫，兰布大脚管的裤子，脚下穿着麻布鞋子，手里拿着一杆旱烟管。和他同行的是一个老年人，瘦瘦身材，花白胡子，也穿着短衣，拿着旱烟管。

顺弟的姑妈低低说，“那个黑面的，是三先生；那边是月吉先生，他的学堂就在我们家的前面。听人说三先生在北边做官，走过了万里长城，还走了几十日，都是没有人烟的地方，冬天冻杀人，夏天热杀人；冬天冻塌鼻子，夏天蚊虫有苍蝇那么大。三先生肯吃苦，不怕日头不怕风，在万里长城外住了几年，把脸晒得像包龙图

一样。”

这时候，三先生和月吉先生已走到她们面前，他们站住说了一句话，三先生独自下坡去了；月吉先生却走过来招呼顺弟的姑妈，和她们同行回去。

月吉先生见了顺弟，便问道：“灿嫂，这是你家金灶舅的小孩子吗？”

“是的。顺弟，诚厚，叫声月吉先生。”

月吉先生一眼看见了顺弟脑后的发辫，不觉喊道，“灿嫂，你看这姑娘的头发一直拖到地！这是贵相！是贵相！许了人家没有？”

这一问把顺弟羞得满脸绯红，她牵着她弟弟的手往前飞跑，也不顾她姑妈了。

她姑妈一面喊，“不要跌了！”回头对月吉先生说，“还不曾许人家。这孩子很稳重，很懂事。我家金灶哥总想许个好好人家，所以今年十四岁了，还不曾许人家。”

月吉先生说，“你开一个八字给我，我给她排排看。你不要忘了。”

他到了自家门口，还回过头来说：“不要忘记，叫灿哥抄个八字给我。”

二

顺弟在上庄过了会场，她姑丈送她姊弟回中屯去。七月里天气热，日子又长，他们到日头快落山时才起身，走了十里路，到家时天还没全黑。

顺弟的母亲刚牵了牛进栏，见了他们，忙着款待姑丈过夜。

“爸爸还没有回来吗？”顺弟问。

“姊姊，我们去接他。”姊姊和弟弟不等母亲回话，都出去了。

他们到了村口，远远望见他们的父亲挑着一担石头进村来。他们赶上去喊着爸爸，姊姊弟弟每人从担子里拿了一块石头，捧着跟他走。他挑到他家的旧屋基上，把石子倒下去，自己跳下去，把石子铺平，才上来挑起空担回家去。

顺弟问：“这是第三担了吗？”

她父亲点点头，只问他们看的会好不好，戏好不好，一同回家去。

顺弟的父亲姓冯，小名金灶。他家历代务农，辛辛苦苦挣起了一点点小产业，居然有几亩自家的田，一所自家的屋。金灶十三四岁的时候，长毛贼到了徽州，中屯是绩溪北乡的大路，整个村子被长毛烧成平地。金灶的一家老幼都被杀了，只剩他一人，被长毛掳去。长毛军中的小头目看这个小孩子有气力，能吃苦，就把他脸上刺了“太平天国”四个蓝字，叫他不能逃走。军中有个裁缝，见这孩子可怜，收他做徒弟，叫他跟着学裁缝。金灶学了一手好裁缝，在长毛营里混了几年，从绩溪跟到宁国，广德，居然被他逃走出来。但因为面上刺了字，捉住他的人可以请赏，所以他不敢白日露面。他每日躲在